



《华夏早报》思想者国际副刊祝全球读者、作者朋友元旦快乐，新岁启封，共赴新程！

岁序更替，华章日新。
值此元旦佳节，《华夏早报》
思想者副刊谨向全球深耕文学的作者们，致以最诚挚的
感谢与新年祝福。

冰雪中的褶皱

■三丫（黑龙江）

大雪过后的北方
天空折射的
随风涌动
散落在南水北调的河面上
你用冰雪酿诗
借古韵余温煨酒
可否醉了我心
却无法晓得为何哭泣
不灼不冷的言语
漫过岁月磨砺的缝隙
无法消融繁华叹息
恬淡了谁人期许
千里冰封
折叠了谁的梦想
勾勒出唇齿相依
任体温的记忆低语
也无法漫过冰冷的河床

冬天里的春天

■苏飞云（湖南）

红红的冬衣
如旭日东升
充满朝气
充满活力
啊，你就是冬天里的春天

青青的少女
如花朵绽放
那么婀娜
那么芬芳
啊，你就是生命里的春天

有你冬天不再寒冷
有你人生不再孤单

江湖的哲学

■鹿瑞泽（河北）

秋风吹落了西山的夕阳
暗淡的夜色逐渐浓郁
浩瀚的星空有没有江湖
哲学的思维常常好奇

也许从“一画开天”开始
星星逐渐有了自己的命名
遥遥江湖之外的夜空
逃脱不了人世间的江湖
哲学着五味杂陈的哲学

历史的天空鼓角争鸣
胜败皆是时代的枭雄
东临碣石
老骥伏枥
曹操若知司马懿
岂能为难汉献帝

历史是一面镜子
哲学是江湖的后悔药
煨一锅人生的药汤
洒一半，饮一半
再为江湖留一半

责任编辑：王建成
编辑：冯开俊 叶桂秀
胡全旺 金松
王晓军

金灿灿的光芒从冠豸山的峰峦间漫出，透过文川河氤氲的水汽，洒向山脚下那一粒粒晶亮的白——那是成群跳跃着、扑腾着、追逐着的连城白鸭，这些被亲切称为“黑丫头”的生灵，以“白羽、鸟嘴、黑脚”的鲜明标识，在闽西山水间栖居千年，既承载着药食同源的古老智慧，亦书写从深山珍禽到富民产业的时代篇章。

故乡人常说，白鸭是大自然馈赠的珍宝，也是历史淬炼的精品。其药用传奇早在宋元时期便已载入典籍：宋代福建名医杨士瀛所著《仁斋直指方》一书的“壬字号白凤膏”方，明确将“黑嘴白鸭”列为核心药材，可“治一切久怯弱极虚惫，咳嗽吐痰，咳血发热”之症。元代医学家葛乾孙（号“可久”）在《十药神书》中，也将“黑嘴白鸭”列为治疗肺结核的配方主药。这“毛白入肺、嘴黑入肾”的配伍智慧，成为中医食疗的经典案例。

民间传说亦为这份药用传奇增添不少色彩。元朝中后期，闽赣起义军首领刘景周率军转战连城，被冠豸山脚下那抹白羽无瑕、黑喙黑掌的灵动水鸟深深吸引，特命名为“白鹜”，

并建“观鹜亭”常伴左右。后来当地突发瘟疫，将士和乡亲们寒热交加、咳血不止，几经救治，无法断根，众人束手无策之际，游方神医汝君居士和徒弟葛乾孙到此，几经探索，终将白鹜烹煮入药，未想达到奇效，瘟疫迅速得到遏制，病患逐渐康复。这一奇迹让白鹜的药用价值在民间广泛流传，成为百姓眼中“治疫疗虚”的灵禽。这白鹜，后经驯养成为今天的白鸭。

翻阅《连城县志》，“鸭产芷溪者佳，白质黑章，味极清甘”的记载墨迹如新，印证了这一鸭种在连城的悠久渊源。至清道光年间，连城白鸭正式列为宫廷贡品。此鸭之所以如此珍奇，自是得益于得天独厚的生态沃土，连城全境森林覆盖率高达81%，三江支流纵横交错，水质洁净甘甜，土壤中富含硒元素，为白鸭生长提供了绝佳环境。春种时节，水田泛绿，白鸭们排队蹚入水中，啄食虫螺、除草松土，为禾苗生长保驾护航，它们的身影与农夫的耕犁相映成趣，构成一幅生机盎然的田园画卷。

白鸭烹饪极为讲究本味，最地道的做法便是清水加盐蒸

制，无需过多调料，仅靠食材本身的鲜美，便能炖出一锅甘甜清醇的滋补上品。当然，它不仅是一道美食，更是刻在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与文化图腾。人们常说，白鸭“耐粗饲、性温良，遇雨不避，遇寒不怯”，像极客家人坚韧内敛、温润谦和的品性。犹记每逢端午，母亲会将整只白鸭与茅根一同入锅清蒸，出锅后汤色澄亮如琥珀，肉质鲜嫩如凝脂，一口下去，满是清润与醇厚，人人都喝上一碗，能“补髓生精，和血顺气”；结婚喜宴上，清炖白鸭是不可或缺的菜式，洁白的鸭身浮于金黄高汤之上，点缀着红枣、枸杞，象征红红火火、长长久久；孩子满月时，长辈将鸭腿分给亲友，寓意“腿壮身健，平安顺遂”，这是故乡人对美好生活最质朴的期许。

从深山珍禽到国家级地理标志产品，连城白鸭的发展史，是一部自然选择与人文赋能的共生史。现代科学研究，更印证了古人的智慧——经检测，连城白鸭富含18种氨基酸及铁、锌、硒等多种微量元素，胆固醇含量远低于普通家禽，是全国唯一被公认具有药用价

值的鸭种，被誉为“鸭类中的国粹”。20世纪80年代后，这一珍稀鸭种得到国家专业机构的正式确认，入编《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·家禽志》，确立了种质资源的科学地位。连城县荣获“中国连城白鸭之乡”的称号，建立起“原种场—扩繁场—生产基地—养殖户”的完整繁育体系，实现规模化、标准化养殖。据了解，连城白鸭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12亿元，是1200多家餐饮店的核心美食，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，有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。如今，白鸭产品不再局限于活禽销售，真空包装、冷冻物流等，让这只古老的生灵以全新姿态飞上全国消费者的餐桌。

夕阳西下，文川河水波泛着金光，归巢的白鸭正梳理着洁白的羽毛。它们是冠豸山水灵气的凝结，是闽西医药文化的活化石，更是文脉与药脉在这片土地上深度交融的鲜活见证。这白羽乌喙的生灵，早已将自己的身影，刻进闽西的山山水水，刻进一代又一代客家人血脉相连的记忆里，从宫廷贡品到富民产业，从药食珍品到文化符号，千年流转，芬芳永续。

紫柏山麓话张良

■史飞翔（陕西）

冬日暖阳，车行留坝。青苍如墨，漫向天际。紫柏山麓的张良庙，黛瓦红墙隐于松柏翠影之间。立于山门，举目望去，“汉张留侯祠”五个朱红色大字赫然矗立。两侧有一联：“博浪一声震天地，圮桥三进升云霞。”

步入庙内，有一佳处，名“北花园”。园之西南有一六角班爪形亭阁，曰“拜石亭”。亭内有方形石桌，鼓形石凳、石几。正墙嵌有明代赵贞吉的《怀山好》词。亭柱上有于右任草书楹联“不从赤松子，安报黄石公”。亭前立有“英雄神仙”巨碑。

“英雄神仙”四字，是中国人最极致的人生理想，却也是最难抵达的彼岸。秦末烽烟里的张良，本是韩国贵族子弟，国破家亡之恨如利刃悬颈，他散尽千金寻刺客，于博浪沙掷出铁椎，试图以一己之力撼动暴秦根基。结果铁椎误中副车，秦始皇侥幸躲过。无奈之下，张良只好亡命天涯。彼时的他，是乱世棋局里一枚孤勇的棋子，怀揣着英雄梦，却只能在大时代的洪流里窥见个人的渺小。这份壮志难酬的无力，是命运赐予他的第一道痛彻。

“紫柏山前车马道，道上红尘灭飞鸟”，寥寥十四字，道尽了仕途的喧嚣。那车马往来的官道上，滚滚红尘浓烈得连飞鸟都难以穿越，一如张良身处的朝堂，权力的漩涡足以

吞噬一切。“尘里行人不知老，嗟来几度怀山好”，世人在功名利禄的泥沼里奔波，浑浑噩噩间耗尽一生，待到幡然醒悟，才惊觉隐居避世的志向，早已被岁月磨蚀。而“年少怀山心不了，年老怀山悔不早”，更是赵贞吉结合自身仕途坎坷的喟叹——年少时心怀山林，却被俗世功名牵绊；垂老之年看透虚妄，才悔恨归隐太迟。赵贞吉的这份悔恨，恰恰反衬出张良的智慧。当刘邦的猜忌渐生，当“狡兔死，良狗烹”的阴影笼罩汉初三杰，张良读懂了红尘的险恶。他毅然向刘邦请辞：“愿弃人间事，欲从赤松子游。”这不是一时兴起的洒脱，而是历经生死后的清醒。

他舍弃万户侯的尊荣，遁入紫柏山的烟霞之中，晨钟暮鼓为伴，松涛流云为友。昔日的英雄，终成世人眼中的“神仙”。赵贞吉在诗的结尾写下振聋发聩的一句：“君不见，京洛红尘多更深，英雄着地皆平沉。”京洛的红尘，比紫柏山前的官道更浓烈、更凶险，多少叱咤风云的英雄，最终都难逃“平沉”的结局。这既是对历史的总结，更是对张良选择的高度认同。张良的“英雄”之名，成于谋略，立于功业；而他的

“神仙”之境，成于取舍，立于顿悟。他不是天生的智者，而是在命运的刀光剑影里，看透了功名的虚妄，懂得了“怀山”的真谛。

立于“英雄神仙碑”前，细读《怀山好》的刻石，我陷入沉思。“英雄神仙”这四字背后，从不是两全其美的圆满，而是痛彻心扉后的取舍。碑上的“英雄”，是张良半生的颠沛与功业；诗中的“怀山”，是他看透红尘后的归宿。赵贞吉写下这首诗时，或许正是从张良的选择里，读懂了大时代里小人物的生存智慧——英雄之路，是搏命的厮杀；神仙之境，是保命的退让。二者之间，隔着血与泪的顿悟。

山风拂过，寒彻心骨。“英雄神仙碑”与《怀山好》词碑默然相对，一个刻着入世的荣光，一个写着出世的醒悟。紫柏山的草木枯荣千年，张良的精神世界，便在这两方石碑间流转千年。世人所谓的英雄神仙，从来不是兼得的完美，而是在红尘倾轧后，终于懂得“怀山好”的真谛。这份取舍背后的痛彻，才是紫柏山间最动人的人间清醒。